



# 章婴译著全集



第十卷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# 章婴译著全集

第十卷



一个地主的早晨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卷/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著; 草婴译.

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803-3

I. ①草… II. ①列… ②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52434号

发 行 人: 陈 徵

策 划: 姜逸青 郑 理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周志武

书 名: 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卷

作 者: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

译 者: 草 婴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3.125

插 页: 6

字 数: 302,000

印 次: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803-3/I · 5430

定 价: 79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7780459



1990年，草嬰于寓所前。



1989年，草婴于岳阳路公寓小阳台。

袭击——一个志愿军的故事 / 001

弹子房记分员笔记 / 031

伐木——一个士官生的故事 / 055

12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/ 097

5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/ 113

1855 年 8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/ 161

暴风雪 / 233

两个骠骑兵——献给玛·尼·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 / 267

高加索回忆片段：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/ 333

一个地主的早晨 / 359

## 袭 击

——一个志愿军的故事

### 1

7月12日，赫洛波夫大尉佩着肩章，带着马刀（我来到高加索以后还没见过他这样的装束），走进我那座泥屋子的矮门。

“我是直接从上校那儿来的，”他用这话来回答我疑问的目光，“我们营明天要开拔了。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我问。

“到某地去。部队奉命到那里集结。”

“到了那里是不是还有什么行动？”

“可能有的。”

“向哪方面行动？您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有什么想法？让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吧。昨天晚上有个鞑靼人骑马送来将军的命令，要我们的营随身带两天干粮出发。至于上哪儿去，去干什么，去多久——那些事啊，老弟，谁也没问：命令你去，去就

是了。”

“不过，要是只带两天干粮，那也不会待很久的。”

“哦，那倒不一定……”

“这怎么会？”我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！上次去达尔果，带了一星期干粮，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！”

“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行吗？”我停了一下问。

“要去也行，可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。您何必冒这个险呢？”

“不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听您的忠告。我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月，就是希望有个机会亲眼看看打仗，您却要我放弃这个机会。”

“哦，那您就去吧。不过，依我看，您还是留在这儿的好。您不妨打打猎，在这儿等我们，我们去我们的。这样挺不错！”他的语气那么具有说服力，以至开头一会儿我也觉得这样确实挺不错，可我还是坚决表示不愿留在这地方。

“您去那边有什么可看的？”大尉继续说服我，“您是不是想知道仗有哪些个打法？那您可以读一读米哈依洛夫斯基·达尼列夫斯基<sup>①</sup>的《战争素描》。这是本好书：什么军团摆在什么地位，仗怎样打法，里面都写得详详细细。”

“不，那些事我可不感兴趣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那么，什么事您感兴趣呢？您是不是光想看看人怎样杀人？……对了，1832 那年，这儿也来过一个不在役的人，大概是个西班牙

---

<sup>①</sup> 米哈依洛夫斯基·达尼列夫斯基(1790—1848)，俄国军事史家。1812 年抗法战争中任库图佐夫的副官。著有《1813 年行军笔记》《1814 年进军法国素描》《1812 年卫国战争素描》等作品。

牙人吧。他披着一件蓝色斗篷，跟着我们参加了两场战役……这好汉到头来还是送了命。老弟，在这儿谁也不会把您放在眼里的。”

大尉这样误解我的动机，虽然使我感到委屈，却不想争辩。

“他怎么样，勇敢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只有天知道：他老是骑马跑在前头，哪儿交锋，他就赶到哪儿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他挺勇敢啰？”我说。

“不，人家不要你去，你却去凑热闹，这算不得勇敢……”

“那么，依您说，怎样才算勇敢呢？”

“勇敢吗？勇敢吗？”大尉重复说，现出困惑的神色，似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“**该怎样行动，就怎样行动，这就是勇敢。**”他想了想说。

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：“**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。**”大尉的定义虽然笼统，不够明确，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倒并不像字面上那样分歧，甚至可以说，大尉的定义比那位希腊哲学家的定义更加准确，因为大尉要是能像柏拉图那样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他准会这样说：“**该怕的怕，不该怕的不怕，这就是勇敢。**”

我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尉。

我就说：“我认为，每逢危险关头，人人都得做一番选择：出于责任感的选择，就是勇敢；出于卑劣感情的选择，就是怯懦。因此，一个人出于虚荣、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，不能算勇敢；反过来，一个人出于正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，不能算怯懦。”

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大尉脸上露出一一种古怪的神气瞧着我。

“哦，那我可没办法向您证明了，”他一边装烟斗，一边说，“我们这儿有个士官生，挺喜欢发表高论。您可以去跟他谈谈。他还会做

诗呢。”

我是在高加索认识大尉的，但还在俄罗斯本土就知道他这个人了。他的母亲玛丽雅·伊凡诺夫娜·赫洛波娃是个小地主。她家离我家庄园只有两里<sup>①</sup>地。我在动身来高加索之前曾去访问她。老太太听说我将见到她的小巴维尔（她就这样称呼头发花白、上了年纪的大尉），可以把她的生活情况告诉他（好像“一封活的信”），还可以替她带一小包东西去，高兴极了。她请我吃了美味的大馅饼和熏鹅之后，走进卧室，拿出一只用黑丝带吊着的黑色护身大香袋来。

“喏，这是庇护我们的火烧不坏的荆棘<sup>②</sup>的圣母，”她说画了个十字，吻吻圣母像，这才把它放在我的手里，“先生，麻烦您带去给他。您瞧，那年他去高加索，我做过祷告，还许了愿：他要是平安无事，我就订这个圣母像给他。哦，十八年来圣母和圣徒们一直保佑他：他没有负过一次伤，可是什么样的仗他没有打过呀！……听听那个跟他一块儿出去的米哈依洛所讲的情景，可真把人吓得汗毛都竖起来。说实话，他那些事我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。我这个宝贝儿子，自己写信从来不提打仗的事，他怕把我吓坏。”

（到了高加索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大尉负过四次重伤，但也不是从他本人嘴里知道的，他也确实从没把负伤、打仗那些事告诉他母亲。）

“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吧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拿这圣像为他祝福。但愿至高无上的圣母保佑他！特别在上阵打仗的时候，您叫他一定得挂上。亲爱的先生，您就对他说：是你母亲叮嘱的。”

---

① 此处指俄里，1 俄里等于 1.06 公里，下同。

② 据《旧约全书·出埃及记》第三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在火烧不坏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。

我答应一定完成她的委托。

“我相信您准会喜欢他的，会喜欢我的小巴维尔的，”老妇人继续说，“这孩子心眼儿实在好！说实话，他没有一年不寄钱给我，对安娜，我的女儿，也帮了不少忙。可他这些钱全是从自己的饷银里节省下来的！我一辈子都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他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孩子。”她含着眼泪把话说完。

“他常常有信给您吗？”我问。

“难得有，先生，大约一年一封，只有寄钱来的时候写几句，平时是不写的。他说：‘妈妈，要是我没写信给您，那就是说我平安无事；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他们也会写信给您的。’”

当我把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时（在我的屋子里），他问我要了一张纸，仔细把它包好，收藏起来。我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，他不做声。等我讲完了，他走到屋角里，不知怎的在那里装了好半天烟斗。

“是的，她老人家实在好，”大尉在屋角里说，声音有点喑哑，“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还能让我再见她一面。”

从这两句简单的话里流露出无限热爱和伤感。

“您干吗要到这里来服务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一个人总得做点事啊，”他十分肯定地回答。“何况对我们穷哥儿们来说，双薪也很有点儿用处。”

大尉生活俭朴：不打牌，难得大吃大喝，抽的是便宜烟草（不知怎的他把它称为“家乡土烟”）。我早就喜欢大尉了：他的脸也像一般俄罗斯人那样朴实文静，看上去使人觉得舒服；而在这次谈话以后，我更对他产生了衷心的敬意。

## 2

第二天早晨四点钟，大尉来邀我一起出发。他身上穿着一件没有肩章的破旧上衣、一条列兹金人的宽大长裤，头上戴着一顶鬃曲发黄的白羊皮帽，肩上挂着一把蹩脚的亚洲式军刀。他骑的小白马垂下头，慢慢地遛着蹄，不停地摆动瘦小的尾巴。这位善良的大尉，外表并不威武，也不漂亮，可是他面对周围的一切那样镇定沉着，使人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。

我一分钟也不让他等待，就骑上马跟他出了要塞大门。

队伍在我们前面大约四百米外的地方，望过去黑压压的一大片，连绵不断，微微波动。显然，这是步兵，因为可以望见他们的刺刀，密密麻麻的好像一排排长针，偶尔还可以听到士兵们的歌声、鼓声以及六连里优美的男高音与和声——他们的合唱在要塞里就常常使我神往。道路穿过一道又深又宽的峡谷，旁边有一条小河，河水这时正在泛滥。野鸽子成群地在河上盘旋，一会儿落在石岸上，一会儿在空中急急地兜了几圈，又飞得无影无踪。太阳还看不见，峡谷右边的峰巅却已被照得金光闪亮。灰蒙蒙的和白花花的岩石，草绿色的青苔，露珠滚滚的滨枣、山茱萸和叶榆，在灿烂的旭日照耀下显得层次清晰，轮廓分明。但峡谷左边和浓雾翻腾的谷地，却又潮湿又阴暗，而且色彩缤纷，难以捉摸：有淡紫，有浅黑，有墨绿，也有乳白。就在我们前面，白雪皑皑的群山，浮雕似的耸立在蔚蓝的地平线上，山岭的投影和轮廓古怪离奇，每一细部又都十分瑰丽动人。蟋蟀、蜻蜓和其他成千上万种昆虫，在高高的草丛里

苏醒过来，它们一刻不停的清脆叫声，充塞四野，仿佛有无数微小的铃铛在我们的耳边鸣响。空气中充满流水、青草和雾霭的味儿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可爱的初夏的清晨。大尉打着火，抽起烟斗来，他那家乡土烟和火绒的味道，我觉得特别好闻。

我们离开大道抄近路，想快点赶上步兵。大尉显得比平时更加心事重重，嘴里一直衔着他那只达格斯坦烟斗，每走一步都用脚跟碰碰胯下的马。这马左右摇晃，在又湿又高的野草上留下一行依稀可辨的暗绿色脚印。在马的脚下忽然发出一阵啼声和扑翼声（这种声音会叫一个猎人心花怒放），一只野鸡窜出来，慢悠悠地向上空飞去。大尉却不去理它。

当我们快追上大队的时候，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接着就有一个穿军官制服、戴白羊皮高帽的英俊青年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。他经过我们身边时，微微一笑，向大尉点点头，挥了挥鞭子……我只来得及看见他拉着缰绳坐在马上的洒脱姿势，还有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睛、挺拔的鼻子和刚刚长出来的小胡子。我特别喜欢的是，当他发觉我们在欣赏他时，就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。单凭这笑容就可以断定，他还十分年轻。

“他这是往哪儿跑哇？”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嘟囔着，并没取下嘴里的烟斗。

“这是谁？”我问他。

“阿拉宁准尉，我连里的副官……上个月刚从中等武备学校派来的。”

“他这是头一次上阵吧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所以这样兴奋！”大尉一边回答，一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，

“年纪还轻呢!”

“怎么能不高兴呢?我明白,对一个年轻军官来说,头一次上阵总是挺有趣的。”

大尉沉默了有两分钟的样子。

“我说嘛:年纪还轻呢!”他声音低沉地继续说。“还什么也没见到,有什么可高兴的!多经历几次,就不会这样高兴了。假定说,我们这儿现在有二十个军官,到头来总会有人牺牲或者负伤的。这是肯定的。今天轮到我,明天轮到他,后天又轮到另外一个:这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?”

### 3

灿烂的太阳刚从山后升起,照亮我们所走的山谷,波浪般的浓雾就消散了,天也热了。士兵们扛着枪,掬着口袋,循着灰沙飞扬的大路前进;队伍里偶尔传出乌克兰话和笑声。几个穿直领白军服的老兵(大部分是军士),嘴里含着烟斗,在大路旁边一面走,一面庄重地谈话。三匹马拉的大车,装得沉甸甸的,慢吞吞地前进,把浓密的尘埃扬得直悬在空中。军官们骑马走在前头,有几个在马上显本领:他们把马鞭打得连跳三四下,然后陡地掉转马头停下来。另外有几个兴致勃勃地听歌手们唱歌,尽管天气又热又闷,歌手们却一曲又一曲地唱个不停。

步兵前面两百米外的地方,有个高大漂亮的军官,一副亚洲人打扮,骑着一匹大白马,跟几个骑马的鞑靼人走在一起。他是团里有名的不顾死活的好汉,并且在任何人面前都敢直言不讳。他穿着镶金边的

紧身黑上衣，配上同样的裹腿，崭新的镶金边平底软鞋，黄色的契尔克斯外套<sup>①</sup>和帽顶向后倒的羊皮高帽。他胸前和背上束着几条银色带子，带子上挂着一个火药瓶和一支手枪；腰带上另外插着一支手枪和一把银柄短剑。此外，腰里还佩着一把插在镶金红皮鞘里的军刀，肩上还挂着一支装在黑套子里的步枪。从他的服装、举动和骑马姿势上都可以看出，他是在竭力模仿鞑靼人。他甚至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同旁边的鞑靼人说话。那些鞑靼人却困惑而又好笑地交换着眼色。就凭这一点，我相信他们也听不懂他的话。我们那儿有些青年军官，他们精通骑术，勇敢无畏，受马尔林斯基<sup>②</sup>和莱蒙托夫作品的影响很深，往往按照《当代英雄》和《摩拉·奴尔》来看待高加索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不是凭他们自己的习性，而是竭力模仿书中人物。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就说这位中尉吧，他也许喜欢结交贵妇人和将军、上校、副官之类的要人（我甚至敢断定他很喜欢这种上流社会，因为他这人十分虚荣），但他认为对待一切要人都应该粗声粗气，虽然他的粗鲁还是很有分寸的。要是有什么贵妇人来到要塞里，他准会光穿一件红衬衫，赤脚套上一双软鞋，同几个朋友徘徊在她的窗下，并且拉开嗓门大叫大骂。但他这样胡闹，并不是存心得罪她，而是让她看看他那双白净好看脚，并且让她明白，要是能取得他的欢心，就可以跟他谈情说爱。他还常常带着两三个归顺的鞑靼人，夜里上山打埋伏，杀害路过的不肯归顺的鞑靼人。虽然心里也常常想到，这种行为根本谈不上

---

① 一种高加索男人穿的无领束腰长外套。

② 别斯土舍夫（1797—1837），俄国作家，笔名马尔林斯基，因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捕流放，在高加索服役，死于战斗中。著有中篇小说《阿玛拉特老爷》和《摩拉·奴尔》，以浪漫主义笔调描写高加索的景色和习俗。

勇敢,可他还是认为必须折磨那些鞑靼人,因为不知怎的他们对他们十分反感,总是很鄙夷和憎恨他们。他有两件东西从不离身:一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大圣像,另一件是佩在衬衫外面连睡觉也不摘下的短剑。他确实认为他有仇人。他必须向什么人报复,用鲜血来洗仇雪恨。他认为怀有这样一种想法是莫大的乐趣。他深信对人类的憎恨、复仇和轻蔑是最崇高而富有诗意的感情。但他的情妇(当然是个契尔克斯女人,我后来碰到过她)却说他这人极其温柔善良,他天天晚上都在日记本里记下忧郁的思想,在方格纸上记账,并且跪着向上帝祷告。为了使他的行动合乎他自己的心意,他真是受够了罪,因为他的同伴和士兵们总是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理解他。有一次,他跟几个同伴夜行军,在路上开枪把一个不肯归顺的车臣人的腿打伤,并且把他俘虏了。结果那车臣人在他家里住了七个星期,他亲自给他治伤,像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照顾他,等那车臣人的腿伤痊愈,他就放了他,还送了他一些东西。后来,在一次战斗中,中尉正随着散兵线后撤,同时开枪向敌人还击,忽然听见敌方阵营中有人唤他的名字,接着上次被他打伤的车臣人骑马跑到阵前,并且做做手势要中尉跑出来。中尉就驰到他跟前,跟他握了握手。山民们站在一旁,并不开枪,可是等中尉拨转马头往后跑时,就有几个敌人向他开枪,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臀部。再有一次,要塞半夜失火,有两连士兵赶来救火。在人群中间,忽然出现一个骑黑马的高大汉子,全身被火光照得通红。他分开人群,向着火的地方驰去。他驰到熊熊的大火前面,翻身下马,冲进一座被火焰吞没一边的房子。五分钟后,这位中尉,头发烧焦,臂肘炙伤,从房子里走出来,怀里抱着两只从烈火中抢救出的小鸽子。

这位中尉姓**罗森克兰兹**，但他常说自己是瓦利亚基人<sup>①</sup>出身，并且有根有据地证明他和他的祖先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。

## 4

太阳走了半天的路程，透过炙热的空气，把火辣辣的光芒投射在干燥的地面上。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，只有雪山的山麓开始渐渐裹上淡紫色的云雾。空气纹丝不动，空中仿佛弥漫着透明的尘埃，天气热得难受。半路上，部队遇到一条小溪，歇了下来。士兵们架好枪，都向小溪奔去。营长在树阴下的军鼓上坐下，他那张胖脸上露出职高位大、与众不同的神气。他跟另外几位军官一起，准备吃点心。大尉躺在辎重车下的青草上。勇敢的罗森克兰兹中尉同几个年轻的军官一起坐在地上，身下铺着斗篷，旁边摆着各种酒瓶，歌手们也唱得特别起劲。这景象说明他们准备痛饮一番。那些歌手在他们面前排成半圆形，吹着口哨，唱着一支高加索舞曲：

沙米里<sup>②</sup>想起来造反，  
在以往的年月里……  
嗒啦啦呀，啦嗒嗒……

---

① 公元9到10世纪征服俄罗斯的诺曼人。

② 沙米里(1798—1871)，是达格斯坦和车臣的第三世伊玛目(伊斯兰教教长)，在高加索山民中组织宗教和民族运动，跟沙皇俄罗斯先后作战达二十五年，1859年被俄国军队击败，俘虏。